

疼痛的河流

龙宁英◎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QIANFENG YUQIU WENHU

|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疼痛的河流

龙宁英◎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疼痛的河流 / 龙宁英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084-0

I . ①疼… II . ①龙…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69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龙宁英散文新著《古歌》序

前些年，龙宁英的第一部散文集《山水的距离》出版，曾在湘西花垣开过研讨会。与会的吉首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发言时，都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他们的认真和严肃让我深感震动又有些措手不及。我没有准备发言稿，我说，我读龙宁英的散文比较早，至今没有写过一篇评论文字，和吉首大学师生们下的工夫相比，我深感愧意。当时心里确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觉得对不住作者，也对不住参加研讨会的诸位。现在，龙宁英的散文新著《疼痛的河流》又要出版，嘱我作序，应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认识龙宁英在2006年。那一年我去郴州开会，会后顺便到湘西走走。怀化的旧识龙永文陪我游凤凰，在沱江边碰到了龙宁英。她和龙永文都是苗族作家，笔会上的文友，这一次专程从花垣来看黄永玉画展。我对湘西的人文地理很感兴趣，这么巧结识了当地的作者，多了一扇了解湘西的窗户，我很高兴。这以后，龙宁英写了新作常发给我看。她写的不是很多，但很认真，一篇是一篇，一篇比一篇好。我很惊讶，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湖南有这么好的散文作者我竟然不知道。其实，在湘西偏远的苗乡，龙宁英已经默默写了二十多年，她一点一



地点地吸收文学的营养，一次又一次地承受失败的挫折，艰难进取，寂寞开拓，其间的甘苦委屈，非常人所能了解。我认识她的时候，正赶上她在文学创作上开花结果的季节，这是日积月累历经磨练之后的喷发，是湘西这块土地上的独特孕育。

苗族在历史上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频繁的战乱与迁徙，长期处于险恶的生存环境，这个有着古老语言传统的民族无法形成（抑或是丢失了）自己的文字，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深厚完整的文化积淀。原以为苗家儿女个个能歌善舞，是天性乐观使然，其实，苗歌也好，巫傩也好，现在想来，都是深谋远虑的祖先，为本民族的文化根脉设下的传承形式。每当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唱起苗歌，跳起傩舞，歌舞里记载着的苗族的起源、迁徙、风俗和历代英雄，就蕴含在日常生活中，一代一代传了下来。龙宁英生长在花垣的老寨苗寨，祖母是当地一位祭司（苗语称作巴代）的女儿，也是闻名乡里的苗歌歌手。在龙宁英的童年记忆中，听阿婆讲古是最幸福的时刻，“我婆有一肚子的故事，从开天辟地古老神话到她一生中所经历的看到的各种生活，她总是说不完且一排话一排歌地娓娓道来，听得我如痴如醉。”熏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龙宁英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情趣，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与责任感，后来认识了汉字，又学习了拉丁文记音的苗文，她喜爱上了文学，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苗文化遗产的新路：写作。

我说过，龙宁英是个学者型作家，她的写作之路，也是扎扎实实的求学之路。她在抢救翻译苗族传统祭祀剧《椎牛祭》（据说是中国戏剧的原始初胚）时，时而清醒时而迷离的心路历程，曾经使她大病一场，也让她用生命体悟到苗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她更自觉地意识到，“尽快把那些有可能被当代文明所取代的苗族文化遗产，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读过她的一些散文后，我曾不止一





次地劝她摆脱一些事务性工作，集中精力多写作品，她总是婉转地表示遗憾。她确实忙，那些研讨苗文化的会议她要组织，那些交流苗文化的活动她要参与，在她主编的《边城文学》上，每期都刊载着关于苗歌、苗戏、苗鼓、苗绣，以及苗族服饰文化、巴代文化、酸食文化、居住习俗、建筑艺术的田野调查、访谈实录，连续积累下来，俨然一部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些事虽然繁琐却都需要有人去操持。我渐渐明白了，龙宁英是对的。她热爱文学，她热爱的文学不是虚浮的、单纯的，她的写作和苗文化是一体的，她手中的笔并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她要向前走，也必须不断地接地气，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汲取能量，她不能拒绝那些看起来和写作无关的琐事。

于是，在这部《古歌》中，我们读到的散文可以视为作者“打捞”苗族民间文化之后的再创作，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奇妙结合，在神秘中荡着清澈，在寻觅中时有惊喜，它们大都具有双重的时间结构，远古的与今天的，传说的与现实的，“我以仰视的目光注目它们的过去，我也以仰视的目光注目它们的现在”。写《洪水滔滔》，作者将苗族创世纪传说中果索与果侗兄弟斗法的故事，镶嵌在阿纳秀贞的现实生活和信仰之中，展现了苗家人精神世界的坚执与包容；写《马桑树》，作者以苗歌苗绣开启神话的想象，像复调音乐的厚重烘托，射日英雄果数果箭的悲剧命运在贬抑中扬励着崇高；写《矮寨坡》，作者更是巧妙地用一个地名的苗汉语义引申出一条路的传奇，从苗族祖先迁徙路上的开拓，到今天长渝高速公路创下的奇迹，“一座大坡用一种女孩子做的针线游戏来冠名，想起来有多麼的奇妙多麼的美好在里面呢”！一个古老而依然鲜活的民族，历史上经过了多少苦难，就必然留下多少美好和奇妙。在苗族的神话谱系中，万物有灵，万物都有故事。龙宁英的散文始终关注着那些奇诡怪离的故事后面，能够穿透时光，



至今还“不动声色地在子子孙孙的灵魂里潜行”的民族精神，她的全部文字都是在张扬一个民族心灵的高贵。

上天赋予一个人的时间有限。认准一个目标，就要坚持走下去。我们身处的世界诱惑太多，只有内心足够强大，才能具有站稳走好的力量。我在龙宁英的散文中感受到了这样的力量。去年，编选《拉丁美洲散文经典》时，记下了秘鲁作家略萨的一段话：“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到文学才华中去，那时才有条件真正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我愿将这段话移赠与龙宁英，以此共勉。

谢大光

2012年3月14日



目录

CONTENTS

龙宁英散文新著《古歌》序	1
矮寨坡	1
枫香树	11
盘瓠妻	15
一座山与猴子的舞蹈	21
疼痛的河流	27
寨子的精神	36
马桑树和太阳血	40
神树	44
七井好水	48
山水的距离	52
洪水滔滔	56
余音绕梁听《堂经》	63
五千年前的那场鼓会	68
接龙	75
到热河去看云	78
美丽的嘎比戈	88
泰州·孔尚任·桃花扇	94





坎儿井的水	100
我们看海去	103
苗山雨水	112
唱歌的阿韦嘎	116
祭司之死	120
湘楚女儿歌	124
苗妹妹	128
巴山楚水唱竹枝	132
来柔阿公	137
历史的边城	139
古苗河札记	149
紫月亮	156
岩门寨的岩头	158
桃花盛开的地方	161
巴渝散花舞	166
苗山腊梅	169
回忆故乡	184
能量(代后记)	215





矮寨坡

矮寨坡是湘西的一道天险。

到湘西来如果你不到矮寨坡打个转，那你等于没有到过湘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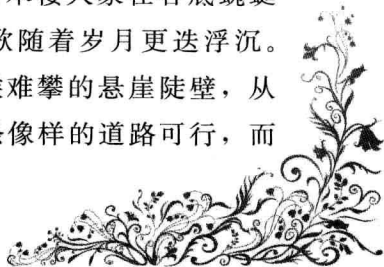
矮寨坡是汉语称呼，我们苗语叫“擗究”（noul njux），直译成汉语即是“穿花”或者“挑花”。而现在通常都称它为矮寨坡。

挑花是女孩子玩的一种游戏，要两个人一起玩，我少女时代玩过；那时候，我跟着姐妹们聚在一起绣花绣朵绣花边，倦了累了，就抽一根丝线出来，在芊芊十指上穿来穿去变成一个几何图案，另一名女伴再用十指来挑出一个不同的图案来，挑来挑去，花样繁多，趣味无穷。

一座大坡用一种女孩子做的针线游戏来冠名，想起来有多么的奇妙多么的美好里边呢！

我是湘西人，从我们县到州里到省里去办事去开会，来来回回都要经过矮寨坡。已经数不清经过这个地方多少次了，应该说那个地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稀罕之处了，然而，每一次途经矮寨坡，我还是会觉得犹如历经一次奇妙无穷的生命洗礼，冥冥中矮寨坡的神秘与壮观总给人的灵魂以激扬、以抚慰。

矮寨坡的海拔并不是很高，它是武陵山脉的一个延伸，属于湘西山地。坡下是悠长的峡谷，清冽冽的峒河水伴着木楼人家在谷底蜿蜒而行，而坡上是高山台地，红花绿树、田园牧歌随着岁月更迭浮沉。特别是它的险，险就险在从坡脚到坡顶都是猿猴难攀的悬崖陡壁，从一个高度向另一个高度的上升自古以来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可行，而



这里又是连接湘渝的咽喉之地，于是，一条女孩子玩挑花一般的路就产生了。

这天，我是从州府吉首办完事以后回花垣去。又要穿越矮寨坡了，心中又开始期待那种在险境里玩挑花游戏的刺激。

是上午，太阳还没有出来，车出吉首城 30 分钟，到达矮寨坡下的矮寨镇，越过一座小石桥，车子开始爬坡，可以感觉得到，车子的马达声变得沉闷起来，犹如一头犁不动烂泥田的大水牯开始喘粗气，刚才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话的司机现在变得沉默起来，他的目光专注且脸色凝重，我觉得他就像一名勇士正鼓足劲奔扑战场；我的心开始一颤一颤地急跳，灵魂也仿佛要脱离自己的肉体向一个遥远的地方飞去；我抓紧前面的扶手，尽量把头昂高以便看清前方。车子拐第一道弯子和第二道弯子的时候，坡度平缓慢慢上升，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当车子向第三道弯子行进的时候，蓦然间一道绮丽的风景在前方逐渐地显现出来，但见三座挺拔的石峰在山崖上站立，像三个正在牵着丝线玩挑花的苗族姐妹，穿来绕去的盘山路，正是她们戏玩的挑花图案，她们由下而上站立，相互扶着肩膀，清晨的雾岚轻轻地缭绕在她们的腰际和头顶，风把她们指尖的丝线吹得高高低低的飘舞着，有一种宗教的意味；正想认真地打量几眼那三个挑花的姐妹，可是此刻路却到了尽头，司机把方向盘一扭，车子便呼地一下掉转头，感觉就把第一道难关闯过了，姐妹峰被抛到了我们脑后边，她们婀娜的身影就模糊在后视镜里；冥冥中却有幽幽歌声在耳边回荡着，不舍不弃。心中正暗自惊奇时，车子已从第三道弯子上转过头来，往姐妹峰下又一次挺进；直觉告诉我，我们又要开始第二次闯关了……

其实，穿越矮寨坡，你离姐妹峰再远，还是套在三姐妹挑花般的盘山路上串来串去地绕，它带给人感官上的刺激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沉醉的快感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能感觉得到。

想起朋友说的一次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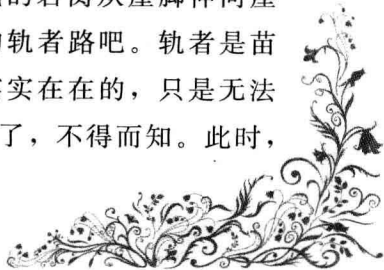
有一次天黑了，他从吉首赶回花垣去。夜色很美，月光很柔，他



几乎不用打开车灯也能清楚地看见前方的路，经过矮寨坡的时候，他突发奇想，真的闭掉车灯，让车子沿着曲曲弯弯的盘山路向上爬行。月光真美啊，皎洁的月光让矮寨坡的夜色显得那么宁静，崖壁上的翠竹子，路边的芭茅丛，都舞动起芊芊细叶片，争着把温柔的月光扇进他的车窗里。此刻，他仿佛听见了姐妹峰那边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苗歌声，他很兴奋，一边开车一边竖着耳朵聆听，恍惚中好像是苗家女在唱着幽幽的拦门歌，又恍若天神林斗林且（liongx doul liongx nqet）家飘出的天籁，正轻轻地敲击他的耳鼓，托举他的灵魂，一颗心此刻就乘着歌声的翅膀在如水的月色里迷醉。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本来已经把车开到半山上了的，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居然又开回矮寨镇上来了！从来不信邪的他，此刻竟不得不怀疑姐妹峰的挑花游戏真的有些神奇！他又一次掉转车头，集中精力再次向着矮寨坡爬去！他心里实在很不服气，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让一条路给糊弄了！？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他开着车赌气沿着盘山路上下来回又走了十几趟，最后终于弄清楚——矮寨坡弯来绕去的弯道上，有一处倒8字拐弯，当他拐过弯角的时候，一不留神从那8字交叉处就拐回原路去了！他忽然明白，在矮寨坡这个地方行走，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生命，而是一只从心灵处长出翅膀飞翔的鹰！唯其如此，你才能轻松地走出三姐妹的“挑花阵”。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有路的地方也一定有人；路，是人走出来的。而矮寨坡的路不能用“走出来”三个字来评定；关于路的行走方式一定要用汉字形容出来的话，这里唯一能够选择的只有“闯”，可以想象，一壁峨峨断崖绵延数十里，刀劈斧削般，人的脚再怎么着也走不出路来。

我细细打量那一劈悬崖，发现一甬深深浅浅的岩窝从崖脚伸向崖顶，一层厚厚的绿苔覆盖其上，这就是传说中的轨者路吧。轨者是苗语，意为鹰爪子抓出来的路。这不是幻觉，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无法理解，鹰爪子能抓得出路来吗？几千年前的事情了，不得而知。此时，





我想起了我们苗族的《迁徙古老歌》，其中道出了第一次开辟这条路的经过。我们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历史上经历了七次民族大迁徙，第七次迁徙的时候，我的先人们沿着那条幽长的峒河峡谷来到矮寨坡下，来到这里以后，似乎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他们向四周张望，见一壁壁黑色的断崖挡住了视线，举头望天，天空被四周的山峰夹住，天就只剩下簸箕大那么一块，阳光白晃晃地从簸箕大的天空中筛下来，一挂瀑布伴着阳光，从高崖之上飞流而下，如同织女晾晒不干的素纱被阳光折射出七色的光彩，那么耀眼迷人。因了这一挂飞瀑，我的先人们相信，在飞瀑流下的地方，不是世界的尽头，那上边一定有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有如天堂，绿草如茵、清水潺潺、鸟语花香，没有邪恶，没有争战，只有美好、纯善、自由、平等，所以，他们没有犹豫，敞开迁徙路上的血迹和泪水，无论再难再险他们也要想办法爬到崖顶上去！

为登上矮寨坡，他们在首领剖尤巴代雄的带领下，把最好的白水牯牵来，把最大的牛皮鼓搬来，全部落一起，椎牛、合鼓、祭山！

仪式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举办的，祭坛设在峒河拐弯的沙洲上，剖尤巴代雄带领祭司们把铁犁烧红，光着脚丫从上面一排排走过；他们把刀梯架在石头上，一名祭司赤手空拳踩着白晃晃的一百零八级刀刃登上刀梯之顶！他站在锋利的刀尖上，对着天上的太阳吹响牛角号，那呜呜的号角声带着一股强劲的风，把三面悬崖撞击得哗啦啦地颤抖。那一刻，族人们敲起牛皮长鼓，绕着刀梯旋转、欢呼，他们的灵魂此刻在牛角号声的引领下，正越过万丈绝壁向高处攀登，剖尤巴代雄摇着八宝铜铃唱起了神歌助威：

日出东岭，月落西山；

千位法师，齐聚法坛；

列祖列宗，走在前面；

子子孙孙，紧跟后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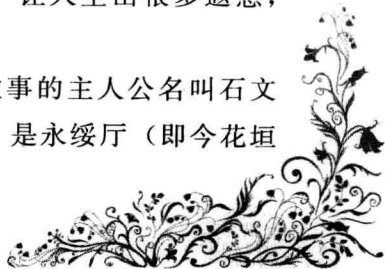
一道法号吹响，我们来到祖先住地；
二道法号吹响，我们越过山神的家园；
三道法号吹响，我们登上略且贵嘎（liongx nqeb ghunb hkeat 天神）居住的高天！

山，虽然高陡，然而人的精神比山强大；心，是可以长翅膀的；人还在山下，精神已到达山顶。

举行过爬山仪式，这支迁徙的队伍就开始登山。女人们撕下身上的罗裙，结成绳子，男人们砍下青藤，扎成绳梯；我们世代传唱的《巴代迁徙古老歌》里说，我的先人们问老鹳借来凿子，和神鹰借来铁锤，他们爬上悬崖，凿岩开路，叮叮当当，日夜不停，虽然每凿一下只凿得指甲大一点，但最终他们还是把岩窝从坡脚凿到了山顶；可想而知，那山顶上等待他们的，真的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泉眼、溪流、草地、野花、樱桃、瀑布、森林，山羊、麂子、豹子、猕猴、喜鹊、白鹤、锦鸡……剖尤巴代雄兴奋地抓了一把谷种，向天空奋力撒开去，大声告诉族人们说，种子落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生根之处，去吧，找好自己的立脚点，分氏族而居！于是，我的先人们就像那满地散落的种子，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在水源丰沛的地方开出了良田，他们把山坡上的野樱桃挖回来和花果皆美的桃树嫁接在一起，早春二月，那桃花朵朵次第而开，和风吹送，落英缤纷随飞流而下，迷住了那个桃源洞口的打渔人。

绕过姐妹峰，沿溪流上行百步，就见一个古老的苗寨安详地坐落在峡谷中，一座刻满岁月沧桑的石拱桥横跨溪水之上，把苗寨与高山连接了起来。高山往上，青石板踏步层叠，一路曲折蜿蜒，伸向山顶更多的苗寨；轻纱一般的雾岚缠绕着幽幽竹篁，让人生出很多遐想；于是，想起了一个人和他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湘西苗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石文魁，苗民们称他老才几瓜（lot ceax jid ghueas），是永绥厅（即今花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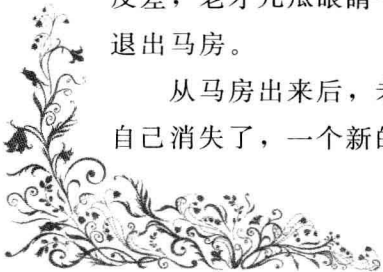




县) 芷耳苗寨人, 他从十二岁开始在苗区学习经商, 从一匹马到一个马帮, 从一个马帮到几十个马帮, 积累了万贯家财, 富甲一方。可是他却有些发愁: 自己攒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有人告诉他, 你有那么多钱, 应该进贡朝廷, 报个“员外”名号, 那可是万古留名的事情啊; 他想想也对, 经过一年的准备, 第二年一开春, 就带着他的马帮, 驮满金银珠宝和上奏的文书, 赶往京城报朝求名。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行走是相当艰难的, 山高水远, 道路崎岖不平, 颠簸劳顿可想而知。一个月后, 他们的马帮终于走出莽莽大山, 进入一马平川的洞庭湖平原, 站在广袤的平原上, 看眼前稻浪滚滚, 看天际白云悠悠, 眼睛突然变得清亮起来, 精神为之一振; 从山里到山外, 从山地到平原,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一样啊! 晚上, 他们留宿在一户殷实人家, 主人很好, 对他们很客气, 待若上宾。可是, 临到睡觉时主人却吩咐仆人把他们安排住马房, 老才几瓜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自己好歹也算个人物吧, 怎么下贱到睡马房呢? 磨蹭了好久他都没有去睡, 直到实在忍不住瞌睡了, 才快快地走进马房, 进了马房才发现, 原来所谓的“马房”并不是养马的廊场, 满屋全是大大小小金光四射的金马啊! 老才几瓜惊得差点晕过去, 一缕气息细细的从唇齿间抽出, 游丝般在房间里游离。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一副躯壳被满屋金灿灿的火焰轰轰地煨烧、蒸煮。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被烧煮死, 倒是活转了过来。他有些兴奋地爬上马背, 一匹一匹地轮流骑, 令他扫兴的是, 那些看起来栩栩如生的金马, 原来都是些死家伙, 跑不动路。他不再碰房间里任何一件东西。整整一个晚上也不再合眼, 如柱子一样竖在马房里, 等待天亮。

第二天, 当比贵鸟的歌声从窗外飘进屋来时, 老才几瓜顺鸟声注目窗外, 见满窗幽竹摇曳, 翠色欲滴, 与房内的耀眼金光形成强烈的反差, 老才几瓜眼睛一亮, 感到惬意之极, 他转过身, 哼着苗歌轻轻退出马房。

从马房出来后, 老才几瓜觉得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 原来的那个自己消失了, 一个新的老才几瓜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大声说: “不去京





城报朝求名了，我们回苗山去！”

于是，刚刚走出大山的马帮又掉转头，重赴大山的怀抱。

回到芷耳苗寨，老才几瓜不再经商，他把一生经商所得，全部拿出来用于苗山修桥开路，《花垣县志·人物篇》有这样一段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石文魁（即老才几瓜）在乾州轨者坡悬崖峭壁处修路一条，长700余丈，施工时，石匠坐在箩筐内，用粗绳吊下悬崖凿石，岩匠凿得一箩碎石，石文魁就奖赏一勺铜钱。道光十五年（1835年），石文魁修乾州德夯冲路一条，长500丈，来往行人免却了绕道跋涉之苦。后又在凤凰梅柳坡整修一条险道，长600余丈，行人称便。乾州寨阳冲有一条险道，行人难走，石文魁请工铺石级1700余级。石文魁共修道路20余条，同时广修桥梁，先后兴修甘架、排棒、轨者坡、高岩河、得新、排比、排料、尖岩等桥50余座……”人们赞美老才几瓜，把他的事情唱成了歌，唱的人多了，连山上的石头也知道了他的事迹。那些听懂苗歌的石头被铺在一条条惊险的山道上，赶路的人在上面行走，双脚一踏上那清幽幽的石板，就感觉有一支歌从脚底向心口浮去，哪怕再累、再疲惫，都会像山间的云一般让风给吹散，站在坎坎坷坷的山道上喊一声“啊嘞”，再高再险的山就都翻过去了。

以前，老才几瓜经商的时候，每次攒了钱心里就发愁，现在他发现，他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修桥铺路，自己都快变成穷光蛋了，可是每当听见赶路的人站在山道上呼喊“啊嘞嘞”的时候，他心里就跟着充满了快乐。

他的晚年就是在快乐里度过的。

汽车绕完十六个急弯，就到达山顶了，一座石头垒砌的方塔就矗立在最后一道弯子内侧，车子从方塔旁边徐徐而过的时候，塔身上一行风雨侵蚀的文字——“湘川公路员工死事公墓”就从眼睛刻进了心底，塔座上刻有不足百字的碑文，记录了矮寨坡公路修建时间和死事员工数，没有名字，只有数目，227人。矮寨坡公路修成于1937年7月，我们应该记住，矮寨坡路段高差440米，全长6公里路程是他们



用血肉之躯铺就的。

1937年，正值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政府组织修建湘川公路，以便把战备物资从天府之国运送抗日前线；矮寨坡是进川公路必经之处，此地是一道天险，公路可怎么过呢？

要说这湘川公路能穿过矮寨坡，还真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人名叫彭静伯，湘川公路建设副总工程师，一名出生湘西、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的地地道道的土家汉子。之所以不称他专家而叫他汉子，我认为，只有能让一座大山长上翅膀的人才配得起“汉子”这个称呼，这样的称呼与责任和智慧有关。那一年的那一天，他带领勘探队来到矮寨坡勘探路基。站在矮寨坡下仰望，但见前人开凿的悬崖梯道看上一眼都感到眩晕，那越往上越陡峭的岌岌悬崖，让人望而生畏。大家都建议绕开矮寨坡另辟路径，而彭静伯认为，另辟路径不是图纸上划一条线就能成的事情，人力物力的付出将要增加几十倍，而且更不适宜抗战备战的实际意图。初夏的一天，他一个人又来到矮寨坡探路，探至半坡，就不能再往上了，上下半坡之间，隔了一道深沟，他在心里反复设计，就是无法把上半坡和下半坡连接起来。如果把矮寨坡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的话，他所设计的路线是沿着人的腹部和胸部拐来拐去地绕着大弯走，到了咽喉那儿再越过下颚来到脸颊上转几个急弯，就可到达头顶；现在他所处的正是那狭仄的咽喉，向前徐徐耸起的肩头伸向一边，与面颊部正相对立，肩膀背面就是万丈悬崖。所有的希望在这里没了。他心里很难受，还隐隐地疼痛起来，他索性坐下，想梳理自己的思绪；太阳狠毒，风也很猛，望着那只盘旋在悬崖顶上的山鹰，他想，如果这大山也有翅膀多好，然而，这可能吗？他无奈地默下头。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蚂蚁。

这群蚂蚁好像在很多年前就在这里等他了，它们建在悬崖边上的土楼，已经让岁月的风吹老。现在，它们正利用一根折断的树干为桥，接通两处悬崖，把它们的食物和孩子，从这边悬崖搬运到那边悬崖去。

